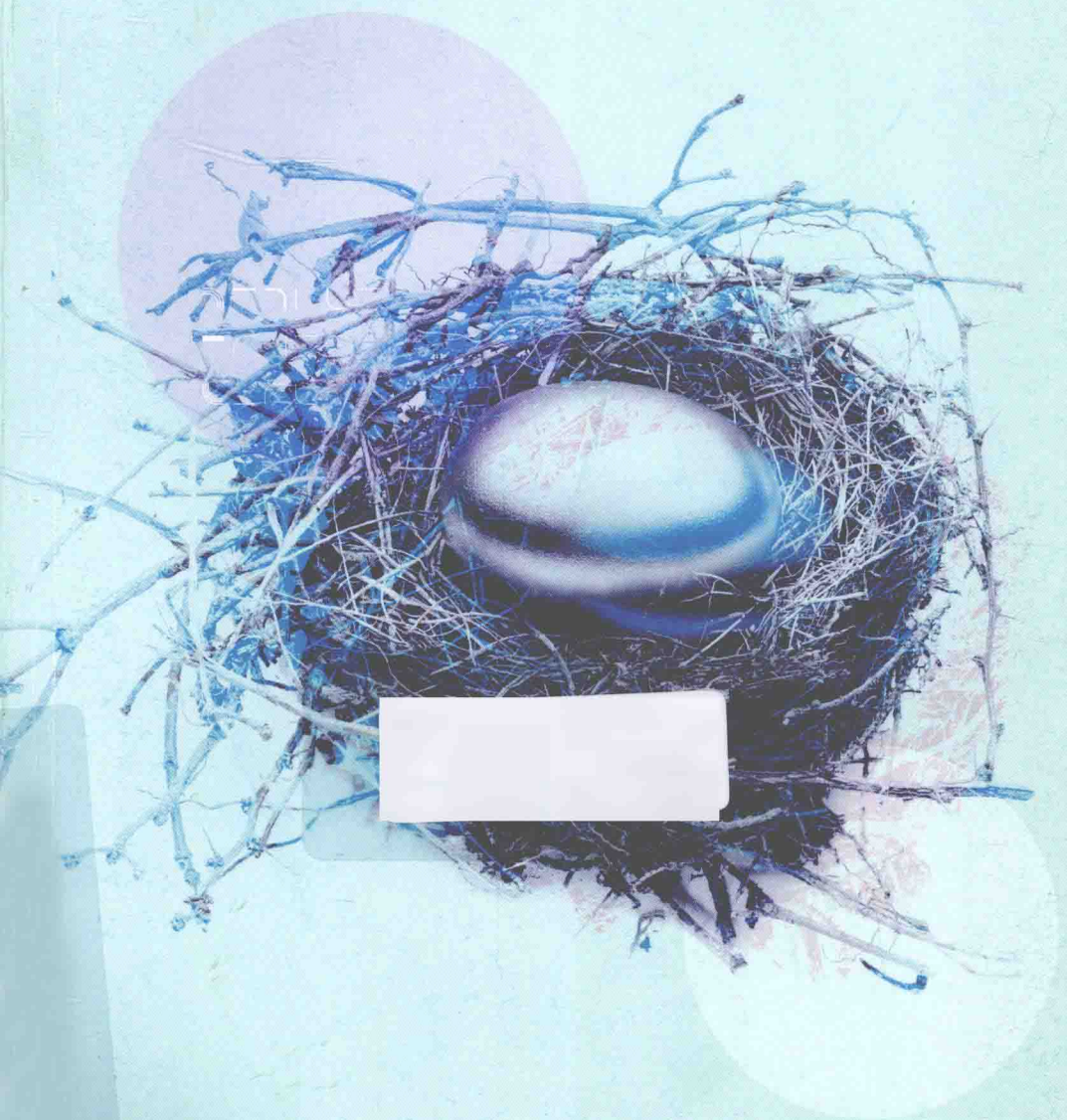


Purple

Cane

Road

(美) 詹姆斯·李·伯克 — 著 文家欣 — 译



紫蔗路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James Lee Burke

紫蔗路

Purple Cane Road

(美)詹姆斯·李·伯克 著

文家欣 译

PURPLE CANE ROAD

AUTHOR: JAMES LEE BURKE

Copyright: © 2000 BY JAMES LEE BURK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4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紫蔗路 / (美) 伯克著; 文家欣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133-1629-3

I. ①紫… II. ①伯… ②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5267 号



紫蔗路

(美) 詹姆斯·李·伯克 著; 文家欣 译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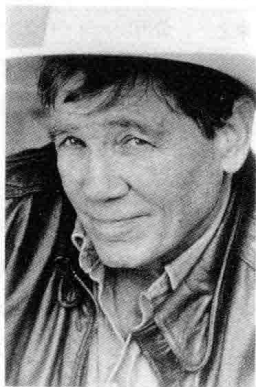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165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629-3

定 价: 33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詹姆斯·李·伯克

James Lee Burke (1936—)

詹姆斯·李·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，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伯克的表兄，安德烈·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。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，詹姆斯·李·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。

一九六〇年，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半面天堂》。《纽约时报》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，评论家将其与纪德、福克纳、海明威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。一举成名后，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，《失而复得的布基》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。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。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，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、记者、社工、大学英语教授。最后，詹姆斯·李·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，推出了“戴夫·罗比乔克斯系列”，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，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。

詹姆斯·李·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·坡最佳小说奖，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。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

编年史，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方社会。他关注现代工业对传统和自然的影响，崇尚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，擅长心理描写，这些特点为他在评论界赢得了“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”的美名。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，詹姆斯·李·伯克影响了一代作家，其中包括约翰·康奈利、彼得·梅尔等。在他看来，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相似的看法，即：其中的神圣之处并非来自作家本人，因而他们都怀有谦卑之心。他将自己的才华视为天赐的礼物，而写作仅仅是“为答谢这份礼物而做的回报”。

二〇〇九年，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詹姆斯·李·伯克大师头衔。伯克目前住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和路易斯安那的新伊比利亚，他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五十七年，育有四个子女。

詹姆斯·李·伯克作品年表

戴夫·罗比乔克斯系列:

- 1987 The Neon Rain
- 1988 Heaven's Prisoners
- 1989 Black Cherry Blues
- 1990 A Morning for Flamingos
- 1992 A Stained White Radiance
- 1993 In the Electric Mist with Confederate Dead
- 1994 Dixie City Jam
- 1995 Burning Angel
- 1996 Cadillac Jukebox
- 1998 Sunset Limited
- 2000 Purple Cane Road
- 2002 Jolie Blon's Bounce
- 2003 Last Car to Elysian Fields
- 2005 Crusader's Cross
- 2006 Pegasus Descending
- 2007 The Tin Roof Blowdown
- 2008 Swan Peak
- 2010 The Glass Rainbow
- 2012 Creole Belle
- 2013 Light of the World

比利·鲍勃·霍兰德系列:

- 1997 Cimarron Rose
- 1999 Heartwood
- 2001 Bitterroot
- 2004 In the Moon of Red Ponies

哈克贝瑞·霍兰德系列:

- 1971 Lay Down My Sword and Shield
- 2009 Rain Gods
- 2011 Feast Day of Fools

詹姆斯·李·伯克作品年表

非系列及短篇小说选集:

- 1965 Half of Paradise
- 1970 To The Bright and Shining Sun
- 1982 Two for Texas
- 1985 The Convict
- 1986 The Lost Get-Back Boogie
- 2002 White Doves at Morning
- 2007 Jesus Out to Sea

1

多年前的州政府公文中，维切尔·卡尔穆什总被称作“电工”，从来都不叫“行刑人”。那个年代，电刑椅有时存放在安哥拉，其余时间则自带发电机，乘着平板卡车奔波于各区牢狱之间。维切尔·卡尔穆什为州政府干活儿。他是个行家。

在新伊比利亚，我们即使知道他的真实职业，也装作不知情。特什河上游有幢未经油漆的锡顶柏木屋，橡树浓荫掩映，他在那里独自生活。他从不在于院子里种花，也极少耙地，但开的汽车总是崭新的，经常几近虔诚地清洗爱车并打蜡。

每天清晨我们都能在东大街的咖啡馆看到他。他一个人坐在柜台旁，身穿合体的灰色或卡其色衬衣，头戴布帽，从镜子中观察其他客人。那略微突出的门牙在咖啡杯上方踌躇，好像有话要说，可他几乎从不参与旁人的谈话。

当他发觉你看着他时，就会马上露出微笑，黝黑的脸上沟壑遍生，眼底的神情却同这张笑脸相左。

维切尔·卡尔穆什是个单身汉。就算他有女性朋友，我们也从未见闻。他偶尔到教务长酒吧兼桌球室来，坐在我那桌或是我身旁的吧台边，暧昧地暗示既然我们都是法律工作者，必然有些共同语言。

那时我还在新奥尔良警察局当差，仍然沉醉于狂饮占边威士忌，顺便来点儿长颈瓶装的杰克斯牌啤酒。

一天晚上，他看见我独自坐在教务长酒吧的一张桌旁，于是也擅自坐下，还端着一碗白色秋葵汤。我原本的两位酒友一个是兽医，一个是鱼饵店店长。这时，他们俩从厕所出来，瞅了一眼这张桌子，就到吧台边要了啤酒，背对我们自顾喝了起来。

“干警察这行有得必有失，不是吗？”维切尔说。

“长官？”我说。

“不必叫我‘长官’。你常一个人待着？”

“算不上。”

“我看这是与职业相伴而生的。我做过州里的警察。”他的眼睛和身上平整的衬衣一样灰蒙蒙的。视线飘过我面前的烈酒杯，又看向啤酒杯在桌面上留下的一圈圈水渍。“一个喝酒的人回家得面对许多回声，和石头投进干涸的井里一个样。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罗比乔克斯先生。我可以为你买杯酒吗？”

维切尔·卡尔穆什家边上那块地归拉比什家族所有，这家人祖上属于内战之前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。起初，拉什比的一家之主是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黑白混血儿，名叫朱巴尔·拉比什，在新伊比利亚南边的河口开了家砖厂，为特什河两岸奴隶主的住房提供了许多砖头。他自己拥有奴隶，也租用奴隶，毫不留情地鞭答他们。

尽管朱巴尔·拉比什一心想与那些比他更加富有的糖农并驾齐驱，但他那幢在圣马丁区边界以南的带圆柱的大宅不像糖农的庄园一样，没有采用意大利的大理石或西班牙的铁制品。不过，他沿着车道栽种橡树，露台和阳台都挂满鲜花。奴隶为他照管山核桃及桃树果园，田地像用扫帚扫过一样干净。虽然白人家庭从不邀请他做客，

但仍然尊重他身为商人和工头的地位，在这条街上给他留足了面子。对朱巴尔·拉比什而言，这几乎已经足够了。就差那么一点儿。他把孩子送到北部接受教育，希望能结个好亲家。这都是为了打破肤色的樊篱，让曾经遏制他野心的那一抹褐黄，从拉比什家族后代的皮肤上彻底退去。

对他来说，不幸的是，在一八六三年四月来到特什河畔的联邦军眼里，他和他的白人邻居们完全平等。他们民主地解放了他的奴隶，烧光了他的田地、畜棚和玉米谷仓。窗子上挂的通风百叶帘全被扯了下来，进口家具和钢琴被劈了当柴烧。

就在二十五年前，最后两位继承拉比什姓氏的成年人——一夫一妻——灌了满肚子威士忌和安眠药，往头上套了个塑料袋，死于停在休斯敦一家酒吧后面的车里。两人都做过污点证人，被告是纽约的一个犯罪家族。

他们留下一对同卵双胞胎女儿。姐妹俩年仅五岁，一个叫莱提，一个叫派兴。

女孩们都有蓝眼睛和烟灰色头发，其中掺杂的暗金恰似画笔的笔触。监护权给了一位吗啡成瘾的阿姨，她自称是巫医，还有超能力。维切尔·卡尔穆什经常主动去照看两个女孩，把她们送到大路边，等着国家“启蒙计划”的车来接她们去新伊比利亚上学前班。

我们不曾留意他对女孩表现出的关心。出淤泥而不染终究是可能的，我们曾这么告诉自己，在卡尔穆什的心里也许还有未曾污染的净土。尽管他亲手清洁那些机器，上润滑油，亲手把机器从一所监狱送到另一所监狱，结果别人的性命。也许他对孩子的善念是一种赎罪的尝试。

况且照看她们也算州政府的义务，不是吗？

四年级时，双胞胎姐妹中的派兴告诉老师，她被不断重复的噩梦折磨，早晨醒来时仍感到疼痛。

老师把派兴带到拉斐特的慈善医院，但医生说损伤也许是孩子在公园玩跷跷板时弄出来的。

就在两个小姑娘大约十二岁时的一个夏夜，我在西大街维齐冰激凌店附近，见到她们和维切尔·卡尔穆什在一起。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格子裙，系着不同颜色的发带。她们坐在卡尔穆什的卡车车门旁边的位置，双眼死气沉沉、毫无光彩，嘴角朝下抿着。他从车窗里探出头，和一个穿吊带工作服的黑人说话。

“我已经够有耐心了，小子。钱你也拿到了。现在你说我撒谎？”他说。

“不，先生，我没那意思。”

“那就祝你晚安吧。”他说。一个小姑娘说了什么，他朝她脸颊上啪地轻打了一下，启动了卡车。

我走过停车区，站在他窗边。

“打扰一下，你没有权利打别人孩子的脸吧？”我问。

“我看这件事情你弄错了。”他回答。

“请你下车。”

“我的老天。你管得太宽了，罗比乔克斯先生。你自己还满嘴酒气呢。”

他把卡车从橡树底下倒出来，开走了。

我在教务长酒吧喝了三个小时酒，看着顾客打桌球，老人在木吊扇底下玩布列牌戏和多米诺骨牌。温暖的空气里满是滑石粉、挥发的汗水和地板上绿色木屑的混合气味。

“有没有本地人招惹过维切尔·卡尔穆什？”我问酒保。

“回家去，戴夫。”他说。

我沿特什河往北，开到卡尔穆什家。他家的房子暗着，但隔壁的拉比什宅门廊和客厅都亮着灯。我将车子停在拉比什家的车道上，穿过院子来到砖砌的台阶前。下陷的地面长满青苔，铺了一层山核桃碎壳和棕榈叶子，屋子上刷的白漆被烧甘蔗秆的烟熏黑了。由于酒精的作用，我感觉到脸颊又热又涨，耳朵无缘无故地嗡嗡作响。

维切尔·卡尔穆什打开前门，站在门廊的灯下。从门缝中，我能看见双胞胎姑娘和她们的阿姨在后面张望着。

“我认为你在虐待那些孩子。”我说。

“罗比乔克斯先生，你这人既可悲，又可笑。”他回应道。

“站到院子里来。”

他逆着光，脸藏在阴影里，一层湿气勾勒出他的轮廓。

“我有武器。”我靠近时他这么说。

我抬起手揍了他的脸。小胡子像沙砾一样刮过我的皮肤。掠过他的嘴时，我手上沾了唾液。

他伸手摸上唇，突出的门牙把嘴唇擦破了。他看了看手上的血。

“你满嘴呕吐物的味儿，身上酒臭冲天，就这么来审判我？”他说，“你坐在‘红帽子’里头看我结果别人的性命，然后来谴责我关心孤儿？你就是个伪君子，罗比乔克斯。走吧，先生。”

他进屋去了，关上门，熄灭了门廊的灯。闷热的黑暗中，我感到脸颊收缩紧绷，好似蒙在苹果上的苹果皮。

我回到了新奥尔良，继续应对赌博窗口惹的麻烦，再加上当时我那个来自马提尼克、黑发白肤的妻子。她随着住在花园区的男人

们回家时，我正在蓬查特兰湖的一艘游艇上醉得不省人事，梦见美军直升机的下降气流把草原上的芒草刮得纷纷低伏。

后来，我听说了拉比什家两个小姑娘的故事：她们沾上了毒瘾。和她们鬼混的那些摩托车手和大学生只是她们历险中的过客。她们离开拉斐特，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了两个配角。莱提入狱时录制的节奏布鲁斯唱片在榜单上停留了两三个星期。

每回醉倒之前，我总是在祈祷中捎带上这两个姑娘，深深地悔恨自己只是一个酒鬼，没能让她们的生活出现任何改变。有一次，我梦见她们蜷缩在床上，等待门外男人的脚步声，等待一只手扭动门把。但到了白天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我的失败只导致了她们的悲剧中的一小部分，我的愧疚只是因为酒精作祟，让我装腔作势而已。

维切尔·卡尔穆什自取灭亡的原因是他长期压抑的渴望，对名声及被承认的渴望。去澳大利亚度假时，他接受了电视记者关于行刑人这一职业的访问。

卡尔穆什对死在他手下的人发出冷笑。

“他们进入房间的时候还想装得很有男子气概。但我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恐惧。”他说。

他满怀怨恨，认为电刑对他杀死的那些人来说还不够。

“死得太快了。他们应该受尽折磨。就像那些他们杀掉的人一样。”他说。

记者已经惊呆了，没有问下面的问题。

BBC 获得了录像带，并在美国播出。维切尔·卡尔穆什丢了工作。他获罪并非因其所行，而是其所言。

他把房子用木板钉起来，消失了许多年。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八年前，一个春天，他回来了。他把窗上的木板撬开，用

镰刀清理院子里的杂草。他的门廊上放着收音机，烧烤架上烤着猪排。一个大约十二岁的黑人小姑娘坐在门廊边，光脚踩在土上，懒洋洋地转动冰激凌机。

太阳下山后，他回到屋里，在厨房的餐桌边吃晚饭。餐盘边有一瓶冰镇的葡萄酒，已经开了封。这时，有人敲了敲后门。他起身将门打开。

没过多久他就趴在了油毡上，脊柱、肋骨、脖子和头皮都被鹤嘴锄撕裂。脊椎暴露在外，肾脏和肺被刺穿，瞎了一只眼睛。

当警察在莱提·拉比什家的后院逮捕她时，她正在焚烧垃圾桶里的袍子和工作鞋。她全身赤裸，用园林水管冲洗身上和头发里残留的维切尔·卡尔穆什的血。

接下来的八年里，她想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，避免被转移到安哥拉的死囚牢房。如果去了那儿，她将被捆在一张桌子上，一名药剂师会为她注射药物。药物将让她的双眼失明，麻痹她脸上的肌肉，让她的呼吸系统停止运作。最终，她的死亡被禁锢在皮肤下，没有一丝痛苦的讯号会传递到神经中枢。

我在安哥拉见证过两次电刑。虽然逮捕那两个人时我都出了一份力，但仍使我恶心反胃。可是，这两次死刑对我的影响，远不及莱提·拉比什即将面临的命运。

2

克莱特斯·普塞尔的私人侦探事务所位于法国区圣安娜大街，每天早晨他都到杰克逊广场对面的世界咖啡馆吃早饭。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六，我在那儿找到了他。他坐在室外一个阴凉的座位上，面前摆着咖啡、热牛奶和一碟撒了糖粉的贝奈特饼。

他身着大红花图案的蓝色丝质衬衫，头戴卷檐儿帽，穿着米色休闲裤和罗马凉鞋。叠好的大衣搁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大衣上装手帕的胸袋已经开始掉线了。那头黄褐色头发梳成背头，爱尔兰人的圆脸上有一双总是熠熠生辉的绿眼睛。他的胳膊像消防栓一般粗细，一样结实。皮肤干燥，尽管晒得都有些脱皮，却总成不了正宗的古铜色。

他曾经是奥尔良警察局有史以来最好的谋杀组探员。现在替尼格·罗斯沃特和威·威利·比姆斯汀干活儿，在福利房一带抓弃保潜逃的人。

“我正要逮住‘小脸’道特瑞芙，她的皮条客就拿着一根棍子从衣柜里蹦出来，差点儿没把我的乳头削掉。”他说，“两个星期前我刚花三百块买的那套西服。”

“那个皮条客呢？”我问。

“等找到他我再通知你。”

“再给我说说‘小脸’的事。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？她的客厅里贴满了莱提·拉比什的剪报。我问她是不是有病，她说：‘不，我是新伊比利亚人。’于是我说：‘在新伊比利亚死囚都算名人了？’她说：‘大胖子，你该刷牙了，最好换款除臭剂。’”

他往嘴里塞了一块贝奈特饼，一面咀嚼，一面盯着我看。

“她的罪名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卖淫和非法持有毒品。她说那个抓她的风纪警察要求她先跟他睡一觉，然后就把一包毒品塞到她包里栽赃。还说他可以检控非法持有毒品罪，只要她为他和另一个联络官定期提供服务。”

“我以为部里已经整风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克莱特斯说着，用餐巾纸抹了抹嘴，拿起外套，“来吧，我先把这衣服扔到裁缝那儿，带你到福利房那边去。”

“你不是说把她逮住了吗？”

“我给尼格打了个电话，让她喘口气……你别想太多，伙计。她的皮条客是‘拉链’克拉姆。‘小脸’站街的时候，他会在后头盯着的。”

我们在福利房附近的一棵树下停了车，穿过一片空旷的土地，走向一幢两层高的砖楼。“小脸”道特瑞芙的住处有绿色的窗台和木质门廊。我们经过一扇百叶窗，克莱特斯抬手在脸前扇了扇风，之后就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里看，接着用拳头往窗框上猛地一砸。

“把你的管子放下，打开前门。”他说。

“都听你的，胖子。别再折腾我的浴室百叶窗了，你把弹簧都搞坏了。”里面有个声音说。

“我去动物园上班得了。真受不了。”我们站在门廊上，克莱特斯说。

“小脸”打开门，我们走进进去的时候，她一直扶着门。她穿着剪短的蓝色牛仔褲，白色T恤，皮肤黝黑，厚厚的秀发披在肩上，眼睛和一分硬币一般大小。

“这位是戴夫·罗比乔克斯，伊比利亚的谋杀组探员。”克莱特斯说，“也是莱提·拉比什的朋友。”

她仰了仰身子，噘起嘴，手指抓着头发。她穿着高跟鞋，臀部和大腿后侧紧紧绷在短裤里。

“你能不能别卖弄风骚，长点儿脑子？”克莱特斯说。

“他为什么找我？”她说。

“你为什么要收藏关于莱提的剪报？”我问。

“为了‘拉链’。”她回答道。

“你知道‘拉链’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吗？他用一把军刀划花了一个姑娘的整张脸。”克莱特斯对她说。

“我还是喜欢你的，胖子。这儿人人都喜欢你。”她说。

“我恨这份工作。”克莱特斯说。

我轻轻地将手放在小脸的手臂上。有那么一刻，她眼中的可卡因迷雾消散了。

“莱提·拉比什可能会被执行死刑。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对的。你知道什么事能帮得上她吗？”我说。

她犹豫犹豫地噘起娇小红润的嘴，眼中浮上一层水汽。她挣脱开我的手，转过身去。